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行水金鑑卷一百五十九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繆琪

校對官典簿_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_臣李璜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一百五十六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兩河總說

此自明至今兩河總說也博採諸書其中或有事蹟相同之處祇取其文理之

條貫亦不嫌其

語言之重複也

國初都金陵漕舟於江其餉遼卒則自海運即元人故道永樂中改都於燕歲漕東南粟四百萬石由大江涉高郵寶應諸湖絕淮入黃河經會通河出衛河

白河遡大通河以達於京師設爲諸洪泉壩閘蓋南北之喉咽天下之大命也淮泗水相迫泗州祖陵在焉河決而南則逼祖陵抑而北則妨運道引而東河淮交注又慮有清口海口之壅順之則水直洩而漕竭逆而隄之則此塞彼決而漫散爲禍蓋二百四十餘年智臣謀士彼善於此者則有之未有能使橫流奠安永爲百世之畫者也請按黃河之原委及諸運道海道與當代治河之得失諸家之謀議而叅以管

見俟治河者財擇焉考郭璞稱黃河之源起崑崙山
潛行伏地至于閩國乃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
由積石入于中國逕湟中至寧夏靈州復入虜中曲
折行二千餘里名曰河套即我故東勝等地淪於虜
者至山西之老牛灣河始入中國套故沃壤而寧夏
阻河歷秦漢唐鑿渠引水灌種河爲中國患獨此受
其利自河套不守民苦虜掠不得耕耨而地亦荒蕪
矣河既合秦晉諸川其流始大至河南遂散漫泛溢

至山東勢益峻急衝突考之三代以前河東北入海未嘗與淮合也自漢徙頓丘隋煬帝引汴而河始入淮濫觴於宋熙寧澶淵之決至於今日全河入淮矣一自蘭陽東南流由杞縣睢州寧陵歸德符離橋宿遷小河口入一自寧陵南入渦經亳州蒙城懷遠荆山口入一自儀封北折經黃陵岡蔡家口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清河縣入此河之三道也按輿地河由三門七津而上有鳴沙嶺寧夏太行諸山夾之相盤

東不爲患澠池孟津而下岸無山矣即河南有北邙
山河陰有廣武山亦僅障南岸一面的北岸無所夾束
至武陟又合以伊洛沁汜之水故其下益汎濫者必
然之勢也按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至華陰東至
底柱及孟津又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泲水至于
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以入于海而水患始平至
殷盤庚乃數遷都以避河汜猶未徙也周定王五年
河徙矣猶未決也漢文帝時決酸棗自武帝築宣房

於瓠子館陶分爲屯氏後入千乘德棣之河又播爲
八水有所洩而力分故由東京迄唐鮮有河患宋穿
六塔開二股識者病焉而借河禦敵抑又謬矣明洪
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淤安山湖而元會通河故迹
遂湮時以海運遼餉故獨議河無議漕成祖北遷始
猶海運實燕京已復會通河海運遂罷時河歲爲變
平江伯陳瑄建壩置閘周慮力圖至今賴焉正統十
三年治滎陽縣自開封城北經曹濮二州陽穀縣以

入運河至兗州沙灣之東決大洪口諸水從之入海
景泰四年徐有貞乃更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復於
開封金龍口等處開渠二十里引河水自蘭陽至徐
與清河合而河入漕自此始弘治二年復決金龍口
趨張秋出中年下尉氏溢蘭陽儀封考城歸德至宿
州瀰漫四出不可禁白昂婁性築隄鑿渠南北分而
主疏五年復決金龍口未幾又潰張秋隄奪汶水入
海東昌臨清流幾絕而漕舟遂阻羣議洶洶謂河不

可復當復海運而朝議弗是也命平江伯陳銳都御史劉大夏治之發丁夫數萬於黃陵岡南濬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下由梁靖口至丁家道口會黃河出徐州流入運河又從黃河南濬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於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爲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縣過河會於淮又從黃陵岡至楊家口築壩堰十餘并築大名府三尖口等處長隄二百

餘里及修南岸于家店筒瓦箱等處隄一百六十里
始塞張秋決口更名曰安平鎮又於河東置減水石
壩分五洞以洩水勢正德四年溢皮狐營決曹縣之
溫家口馮家口等處又北徙至儀封縣小宋集而決
衝黃陵岡埽壩溢入賈魯河敗張家口等處縷水小
隄循運河大隄東南行而賈魯河下流淤塞亦出張
家口合而南注遂決楊家口道曹單二縣城下直趨
豐沛命官塞之十二年溢武城縣壞城廓田廬命官

修濬嘉靖五年上流驟溢東北至沛縣廟道口截運河至雞鳴臺口入昭陽湖汶泗南下之水從而東而河之出飛雲橋者漫而北泥沙填淤亘數十里管河官力濬之僅通舟楫六年復塞老和尚寺八里屯張家莊等處命官發丁夫數萬於昭陽湖東北起汪家口南抵留城口改鑿新河以避黃河衝塞之患尋以災異罷役命官即故道濬之修築單縣林臺至沛縣舊城隄百四十餘里以塞入湖之道又濬趙皮寨孫

家渡口殺上流之勢沛漕復通九年自沛北徙橫流
金鄉魚臺出穀亭口命官濬趙皮寨抵寧陵故道及
築睢州張見口至歸德州長隄百餘里以禦泛漲尋
以河流改遷罷役十四年築岔河口縷水隄一道長
三里又於曹縣八里灣抵單縣侯家林築長隄八十
里十六年鑿地丘店野雞岡等上流支河四十餘里
十九年濬睢州孫繼口至丁家道口淤河五十里二
十一年又鑿野雞岡上流李景高等口支河三蕩河

東注以濟二洪二十四年由野雞岡決而南注泗州
合淮入海遂溢蒙城五河臨淮等縣二十五年又決
曹縣溢入武城金鄉魚臺單縣漂溺甚衆命總理河
道都御史會同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撫按官議築曹
縣等處不果三十一年又決房村至曲頭集凡決四
處淤四十餘里命官濬之役夫五萬餘三閱月而成
三十七年淤新集趨段家口析爲六支入運河又由
碭山趨郭貫樓析爲五支出小浮橋會徐州洪四十

四年郭貫樓淤遂決華山出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
湖北泛湖陵城孟陽泊至穀亭南溢於徐命官往治
乃接六年所鑿故迹役夫濬之爲南陽新河又疏舊
河自留城至境山又隄馬家橋遏河流之出飛雲橋
者使盡歸秦溝魚沛橫流始絕惟茶城時有淺阻隆
慶四年又決邳州注睢寧出小河口自曹家口至直
河淤百餘里命官濬之復故渠盡塞諸決口六年築
隄自徐邳至宿遷三百七十里萬歷元年茶城復淤

修建境山閘并護房村等處隄岸及築遙隄四年開
草灣導河自安東縣後至金城五港入海然泛濫如
故曹豐徐邳之間隨塞隨決五年秦溝復淤自崔家
口歷北陳鴈門集等處至九里山出小浮橋其一支
自九里溝詣安山歷符離出小河口而崔鎮大決散
漫湖泊間桃源以下故渠多淺入海之路大阻淮安
墊焉議者又開支河濬海口督漕都御史潘季馴巡
行相視築堰以捍淮東侵築隄以制河南溢嚴五壩

啟閉使河內不得衝閘而蝕漕諸縷隄迫河者畢展
築兩崖地窪者各增築原隄短處防護未周者連接
築以爲卽有異常泛溢縷隄不支至遙隄而極可恃
以無恐矣然隄堰雖堅而疏濬無法以致流沙日壅
清口日淤泗陵水患實基於此十四年河決范口十
五年決祥符劉獸醫口決蘭陽銅瓦廂決封丘原武
長垣之大社集毛家口茶城又報淤矣十六年諸決
口皆已塞淤者漸疏通十七年復決雙溝單家口於

是專議築趙皮寨至李景高口遙隄將軍廟至塔山
長隄築羊山至土山橫隄河防幸無事至二十一年
河復大爲患決汶上決魚臺決濟寧決鉅野決邳州
宿遷高郵泛漲泗州幾成魚鱉之鄉祖陵松栢槁於
水者過半皇上震怒急遣科臣荒度之至冬水涸時
河臣力主分黃開桃源縣之黃家壩三十里下五港
口入海漕臣褚鈇按臣牛應元議廣疏入海之途盡
闢清口之沙以導淮正流上開周家橋下通金家灣

以洩淮積浮固無事過爲分黃者而河臣必欲分之也乃黃不之所分之路而之黃堦數十萬金錢置烏有矣漕臣曰黃堦不塞必爲祖陵憂爲運道梗按臣亦云當乘伏落以挑淺塞黃堦節制黃流依然東注而河臣弗聽也置黃身之高於不究黃堦之決於不塞比晉大司空假手代事者挑三山台趙家園旋即告阻數十萬金錢又置烏有矣鬱鬱祖陵蛟龍將騁徐邳中流翦焉幾斷河臣劉東星以憂死皇上又赫

然震怒斥大司空簡河臣李頤往視事條利便以聞
又以憂勞病歿再簡曾如春時議以爲治有標有本
在因其緩急曩祖陵所恃歸仁隄以爲捍蔽未嘗不
完且堅也今蒙牆衝決黃水漫入五河與淮會合經
泗州下洪澤至秋水發深爲可虞爰議接築汴隄遏
絕黃流自歸德至永城築隄二百三十里自宿州界
首舖至東關築隄三十餘里障水東行俾由符離橋
出宿遷白洋河無爲陵患又慮徐沛一帶河道淺澀

議自鎮口以裏至宿遷縣磨兒莊做閘河規制建大
閘七座中間二座并挑濬河身廣蓄泗汶泉流以濟
重運又有謂開潘家樓口接徐家口矣有謂開小股
河接孫家灣矣有謂開何家營從趙家園復賈魯河
故道矣有謂開艮河矣又有謂水之力大不宜與爭
姑捐東方之地徐觀其勢之所歸因而導之力寡而
利永矣而力主開王家口者總河也按王家口下達
李吉口經唐家口小浮橋入徐邳宿遷其間應挑應

築應塞計四百里有奇夫埽料約銀一百四十萬派夫一十二萬餘或高築隄岸以防南逸或堅築截河隄壩令逼向東流或多築滾水石壩導餘流歸白河以減新河之漲或於王家口一河之外別求支流以殺其勢約以兩碁告成蓋將使陵運永無水患而中州之民不爲魚也獨計蒙牆口其奔逸之河也王家口其未成之河也河已南而挽之使東其勢非東方之盡下不可且王家口地視黃河水面高者至丈餘

少亦不下五六尺所開新河闊不過二十丈深不過一丈五尺此與黃河比大絜深其不可同年語也明矣新河高而舊河下則水不奔趨新口小而舊口大則水不吞入引之而流不來刷之而衝不去鑿者不勝淤築者不勝潰開河而實無河也且所勘者止徐州九里溝以上而徐邳一帶全河門戶運道襟喉先因黃堍口決分奪全河之水嗣因蒙塙口決盡奪全河之水致一望平壤所在膠舟不聞一勘焉議者又

曰自大浮橋以至邳州河身深闊不減昔日呂梁洪水面以上尚高二丈餘其間磨兒莊雖稍有淤灘全河俱在畧加修濬黃河一到可無阻碍誠大加展闊未有不順流而東者又一說也然總河議纔兩月王家口已無迎溜之勢旋開郭遂莊以達下劉口矣或謂賈魯一河蒙牆黃堦二決口之水俱入其中爲下必因川澤力半功倍焉而議者又以復賈魯河不便於河南開王家口便於河南不便於山東噫苟有利

於社稷安問其河南與山東也第恐水勢難強南隄不能束其溢石壩不能攢其流灌城郭漂人民山東之水災頻仍河南之阡危轉甚矧其禍又不獨在河南山東而中於陵運也昔宋熙寧河決恩州司馬光請於二股西置上約擗水令東流既深即塞北流放御河胡盧獨下以紓恩冀深羸以西之患帝曰東流北流孰輕孰重光曰兩地皆王民無輕重真仁人之言哉今奈何爲一方擇便也矧開河易塞河難塞決

河易塞千百年之黃河難今王家口在蒙牆決口之上十五里其河則黃河也不辨牛馬望洋向若即汲郭王延世之徒猶且却步而不敢前顧欲捧土而塞孟津可乎夫新河既成不塞黃河則水勢有所專趨新河終爲淤澱是棄前功也塞之又難爲力也無論全塞即稍壅之其上流銅瓦廂芝蔴莊黃陵岡諸處水決裂四出若黃陵岡一決則水滄漕河奪汶濟入海之路以去如永樂景泰故事是漕舟不通而咽喉

盡塞視今日黃河雖南而小股河李吉口涓涓之流
猶可下通徐州建閘濟運其事勢不侔矣且夫李吉
口淤而黃堦口決黃堦口半塞而蒙牆口決下決未
通而傍決復塞則愈決愈上此往事之明鑒

以下俱
明副書

大通河即潞河舊爲通惠河其源出昌平州白浮村
神山泉過榆河會一畝馬眼諸泉匯爲七里灤東貫
都城由大通橋而下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
六十餘里元初所鑿賜名通惠每十里爲一閘蓄水

通舟以免漕運陸輓之勞國朝永樂以來諸閘猶多
存者仍設官夫守視然不以轉漕河流漸淤成化正
德間累疏功不果就嘉靖六年自大通橋起至通州
石壩四十里地勢高下四丈中間設慶豐等五閘以
蓄水每閘各設官吏共編夫一百八十名造剝船三
百隻分置各閘使製布囊盛米雇役遞相轉輸

白河南去通州二百里其源出胡地經密雲縣合大
通榆渾諸河凡三百六十里至直沽會衛河入海源

遠流迅河皆溜沙每夏秋暴漲最易衝決每決輒發
丁夫修築屢築屢決正統三年官相視地勢自河西
務徑二十里改鑿順下河遂安流每於淺處設鋪舍
置夫甲專管挑濬舟過則招呼使避淺而行自此而
南運河淺鋪以次而設

衛河舊名御河源出河南之輝縣蘇門山東北流會
淇漳諸水過臨漳分爲二其一北出經大名至武邑
以入滹沱其一東流經大名東北出臨清至直沽會

白河入海長二千餘里今爲運河此河自德州而下
漸與海近河狹地卑易於衝決

會通河自臨清迤南至濟寧州元初由任城開渠至
安民山一百五十里復自安民山之西南開渠由壽
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
絕濟直歸漳衛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陽山
由舊曹州鄆城縣兩河口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漸淤
永樂九年因海運艱阻疏鑿元人故道乃於東平州

戴村汶水入海處築一土壩橫亘五里過汶水使西
流盡出南旺分流四分往南接濟徐呂六分往北以
達臨清自後添設新閘修築舊岸大爲漕運之利

汶河一出新泰縣宮山之下曰小汶河一出泰安州
仙臺嶺一出萊蕪縣原山一出縣寨子村俱至州之
靜封鎮合流曰大汶河出徂徠山之陽而小汶來會
經寧陽縣北埭城歷汶上東平東阿又東北流入海
元於埭城之左築壩遏汶入洸南流至濟寧合沂泗

二水以達於淮自永樂間築戴村壩汶水盡出南旺於是洗沂泗自會濟而汶不復通洗今沂州亦有汶河一出蒙山東澗谷一出沂水縣南山谷俱入邳州淮河

洗河乃汶水之支流出寧陽縣北三十里堙城西南流又循縣南流三十里會寧陽諸泉又六十里經濟寧城東與泗合出天井閘河

沂河源出曲阜縣尼山西南分流爲二一西流至金

口壩上即與泗會一南流亦與泗會出堽里河又有
出沂水縣艾山者會蒙陰沂水諸泉與沂山之汶合
流至邳州入淮

泗河源出泗水縣陪尾山四泉並發西流至兗州府
城東又南流經橫河與沂水合元時於兗州東門外
五里金口作壩建閘遏泗之南趨國朝因而修築每
夏秋水長則啟閘放使南流會沂水由堽里河出師
家莊閘冬春水微則閉閘令由黑風口東經兗城入

濟又南流會泲水至濟寧出天井閘

濟河出王屋山至河南濟源縣二源合流其水或伏或見東出于陶丘北又東北會于汶今在汶上縣北一名大清河元人作金口壩旁有河西通濟流並入會通河

沁河出山西沁源縣綿山東谷由太行山麓至河南原武縣黑陽山與河汴合流至徐州入運河以濟徐呂二洪每年水勢淺深尺寸管洪官按季奏報前代

常引沁以通衛正統以前其支流猶自武陟山原村
東北由紅荊口經衛輝凡六十里與衛通天順七年
河趨陳潁入淮乃開沁以達徐復引河以合泗而入
衛之故道始湮

新河在昭陽湖之東起南陽至留城一百四十一里
八十八步嘉靖六年以河決命官開濬垂成而止四
十四年復決乃因舊跡疏鑿又起留城至境山濬復
舊河五十三里凡役夫九萬一千有奇八閱月而成

隆慶元年山水衝決復淤新河之三河口乃經理沙
薛上流各開支流築黃家口豸裏溝等壩引薛河由
呂孟湖出地浜溝築宋家壩引沙河由尹家湖出鮎
魚口築黃甫壩引沙河由滿家湖入南陽湖次年工
成又爲三河口石壩一座南陽湖石隄三十餘里凡
建閘九築壩十三減水閘二十開支河九十六里三
年又於昭陽湖以東沙薛二水所從入舊河處開鴻
溝廢渠達李家口回回墓而東出留城閘計六十餘

里積水俱有宣洩滕沛利之

泃河自邳州抵夏鎮凡二百三十里中微湖沂河兗
東汶泗沂費滕嶧諸山水鍾焉爲徐邳橐鑰引泉水
以達呂湖引湖水以入泃河由宿遷出口與淮流接
可避黃河之險隆慶中朱衡建議下羣臣熟計嗣是
言官屢請舒應龍創開韓莊渠分洩湖流續劉東星
分委諸臣併力疏闢又開黃泥灣支渠節縮湖流築
塞舊漕使水專一而不分建豎壩閘使水瀦蓄而不

洩然河狹微有土山第便輕舟其下版石人力難施而說者以開韓莊之山礪不過數十里鑿梁城之山渠不過十數里費金錢不過數萬憚此數十里之艱而日與黃河爭數千里之利惜此數萬之費而歲置十百萬於洪濤漭漭之中孰難孰易況設閘必須用石則開鑿亦非虛糜矣

海運起於元巴延其議三變終元之世賴之京師即元故都北以居庸巫閭爲城南以大海爲池轉運之

路淮安爲中樞河運爲左翼海運爲右翼永樂中尚
循元之故道以會通河成遂罷丘濬嘗極言海運之
利而羅洪先訪其道里島嶼若風雨雲日之占驗載
之輿圖中所以屢議屢格者不過動色於風濤耳不
知海人行海亦猶陸人行陸其習知島嶼以灣泊審
潮迅颶颶之期以爲趨避自可無患且元人海運所
以有失者起太倉嘉定遞而北茫洋萬里風濤巨測
無山可避若自淮安而東由登萊泊天津中多島嶼

可以避風而登州有海市云是石與水氣相搏映日而成則水淺之証海運必通膠萊輿地圖云登萊本海運故道稽之往蹟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源出密縣至膠州分爲二流北流西河入萊之海倉口以其自膠抵萊故名膠萊元時所濬可避迤東海運數千里之險今壩閘遺址尚在嘉靖十一年御史方遠宜巡膠萊訪其遺跡爲圖表之副使王獻力主其說遂有膠萊之役自南口起麻灣北口至海倉口相距

三百三十五里兩口舊貯潮水不假濬者二百餘里
濬者一百三十餘里中有分水嶺開鑿雖難止三十
里耳河成漕由淮安清江浦歷新壩口馬家壕麻灣
口海倉口徑抵天津直沽凡一千六百里半從河行
即海行止由海套不泛大洋歷劉家蓬萊島沙門黑
水成山諸險功垂成會獻去官中罷今故老猶能道
其詳且謂糶不過數萬役可借班軍不煩他勞費二
年可告成功與河運通用此塞則彼運彼塞則此運

仍設重兵屯守膠萊海次衛漕防倭亦一巨鎮也難者謂隆慶中王宗沐嘗行之誹刺藉藉會再運三百艘壞而罷然河勢湍悍適逢其怒不啻海波之惡聞河中兩舟難並魚貫逆遡一夫大呼萬櫓俱停一舟連觸數舟並壞較之海運利害亦相當矣抑霍韜有云古黃河自孟河至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衛輝汲縣至臨清天津入於海則猶古黃河故道莫若於河陰原武之間審視形便導河入衛以達於臨清天

津不惟徐沛之流可殺其半而京師形勝所壯百倍
冬夏水平則由江入淮沂流至於河陰順流達衛夏
秋水迅仍由徐沛以達臨清是一舉而得兩運道也
黃綰又云漕河發源皆自山東不資於河南旺馬場
樊村安山諸湖但封浚泉源修築隄岸疏河中積沙
以深蓄湖水則湖外長溝馬房南至鈎兒口北至安
山即宋之梁山泊也地形窪下較諸湖水低改漕經
馬可免濟寧高源淺澀之艱又一說也淮安之東南

有高家堰永樂間通淮河爲運道築隄堰上以防淮
水東侵又自府北鑿河蓄諸湖水南接清口凡六十
里建閘通爲啓閉而築壩以殺水勢自清口引淮爲
清江浦至烏沙河匯管家白馬二湖隄黃浦八淺及
寶應縣槐角樓南諸湖相接西抵泗州盱眙縣界皆
運道所經湖東有隄長三十餘里其南高郵邵伯等
湖皆有石隄運船觸隄多敗溺弘治三年於高郵迤
東開新河以避其險曰康濟河嘉靖五年於汜光湖

東開新河三十里康濟河遂棄萬歷十二年又於隄東開新河三十餘里以避槐角樓一帶之險曰弘濟河蓋寶應諸湖隄岸相接其有溝可通注於海者置水閘以防其洩又南則爲儀真之上下江口及瓜洲便河皆由江達淮之運道也

黃河爲運道之最險曰徐州洪亂石峭立幾百餘步故又名百步洪去徐州東南六十里有呂梁洪上下二洪相距七里亦運道要害萬歷十一年議由昭靈

祠南黃河出口歷羊山內華山梁山接境山開河設
閘以避戚港之溜

士竒曰河源起北紀之首曰北河江源起南紀之首
曰南河江始岷山浸至楚荆波濤洶湧奔流赴海河
源雖長未若江廣而爲患最大治無善策何哉夫河
能爲災亦能爲利者也故不知河之利者則不能抑
河之害禹平水土亦盡力溝洫而稷成之東南無不
耕之土分畦列畛畝自爲澮頃共爲渠疏而成川窪

而成淵漏者坊塞者濬四野溝洫皆治水之處三時
耕斂皆治水之日家家自力本業皆治水之人試觀
沿江圩田重重連隄即有衝決距至百損故能束橫
流而注之海而利九害一西北多荒土種亦黍麥水
不爲利遂反爲害稍暘則傾瀉而無所停注雨則肆
溢而無所約桑海時變聽之河伯而曰神不可以人
謀則寧夏之沿河套地最號沃壤神何獨庇此一方
乎又謂西北不可以稻則三代之盛都於冀雍曷嘗

仰給東南夫天人互勝損益相生利害旋轉者也墾田受一分之利即治河減一分之患使方千里之水各有所用而不至助河爲暴此十全之利也使方千里之民各因其利而不煩官府之鳩此執要之理也土著之民各識其水性因以順爲功其與不習之吏驟而嘗試逆施而倒行者又相萬也海運之法以爲海波甚險而閩粵鏡澳全以航海致富以爲島夷足虞而當元季世猶能什達六七嗟夫非常之原世之

所驚也即十全之墾田猶病阻格况海運利害叅焉
者乎然海運不可復而膠萊故道宜備緩急墾田不
可興而沿河諸邑亦宜廣疏通遺派治河派壅而河
終潰舍河議漕河決而漕并壞故分支導河因河爲
漕此必然之勢亦自然之利也計今獨泗陵不得不
嚴爲隄其他無分河南山東第相河必下之勢以成
其必由之道亦如南江庶幾一方病而諸郡猶不爲
魚乎若夫彼此顧忌首尾牽制較利害於毫毛而不

權重大取旦夕之苟安而不計久遠石坻強鑿而罔
功漏卮旋塞而隨裂此無異於捧土爲戲者也余前
過徐相水之勢必決入城語分巡公急移民出而以
愚民不可與慮始請公以身先之公以予爲迂憚弗
徙也未踰年而河夜決盈城半爲魚矣公舍居高與
居高之民得以舟濟

以上俱明副書

行水金鑑卷一百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一百五十七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兩河總說

總理河道都御史戴時宗上疏為備陳黃河事宜以
寬聖慮事臣歷魚臺縣按視新隄工程及黃河水勢
適新水汎漫兩崖無土工力難施乃捨舟陸行繇金
鄉縣歷曹武入河南界開挑梁靖口通賈魯舊河關

趙皮寨越汴梁抵孫家渡隨處分派丁夫督以官屬
蓋欲疏濬上流分殺水勢徐為下流築塞之計乃放
舟黃河中流遍觀大名等府舊嘗決處逐棹曹單循
魚臺出沙河驛泊雞鳴臺往來魚沛間督築新隄決
口時已六月盡間矣臣竊伏自念頃者黃河變遷運
道阻患陛下日夕憂勤乃用言官議不以臣愚不肖
謬承其任臣圖報無方不敢愛死雖溽暑馳驅豈敢
辭勞即今各處工程雖未報功而始終本末已得梗

緊用敢預先上陳庶幾稍寬陛下宵旰之憂亦臣區區犬馬之微誠也臣初受任時訪求士大夫及道途來往皆以魚臺水勢洶洶似不可為乃今觀之殊有未然夫天下之事可以遙斷者理而不可遙定者形故耳聞不如目見意料不如身親今議者欲尋故道而不知故道之未可盡復欲除近患而不知近患之未可亟去臣請終言其說夫黃河遷徙自古不常今北自天津南至豐沛無尺寸地無黃河故道其在當

時無不受其害者古今言治河者俱無上策唯漢賈讓言不與河爭尺寸之地先儒避之以為至論今必求河之故道則禹貢時九河乃在河間滄定間隋引河水入汴南達江淮又引河鑿渠北通涿郡今涿水路絕惟淮流如故然已非向者之舊漢唐皆都關中不借河水之用宋以都汴切近河災其防河與防北邊糜費若等然自始迄終河患莫絕我朝定鼎燕都一切漕運取給東南自淮達徐皆藉河水之力往年

河入豐沛沽頭上下諸閘皆廢而舟楫反利今年天旱不雨運道幾涸濟寧以南若無魚臺之水則漕舟非旬月可至此河水不可無之明驗也臣到河南見河東北岸比西南低下不啻四五尺若引而決之繇東平張秋入海爲力甚易魚臺之水涸可立待然中梗運道東兗以下必皆阨塞故國家立法盡三省之力自開封府筒瓦廂以至考城縣流通集等處防守東北岸如防盜賊意固有在然猶未也又必如議者

之說地道變遷九河可復繇鄭衛滄景以至天津入海庶幾河患永絕然恐徐淮以下一帶皆涸尤不可之大者也昔者禹治九河不過達海而止古今以行所無事稱之今欲治河之患而又欲借以濟吾用使禹復治必不用往日之法矣臣所謂故道之不可盡復者此也河水所至必爲民患今不暇遠舉且如弘治年間河溢曹單湮沒一二十年至正德年間河徙豐沛而後曹單之患息又一二十年至前年夏秋復

徙魚臺而後豐沛之患息今飛雲橋路絕高過平地
又純是淤沙人力難施決無復通之理縱使復通不
過移魚臺之患於豐沛是一患未除而一患復生也
夫河水驟至名曰天災人猶嗷嗷今豐沛之民方且
息肩又欲引水而灌注之民其謂何昔宋神宗時河
決滄景司馬光議棄北流而治東流以俟二三年河
流深廣然後徐議神宗曰東北流之患孰爲重輕光
曰兩地皆吾赤子然北流已殘破而東流尚完議者

以神宗所問有君人之度而司馬光所見得權時之
宜援古酌今何以異此臣所謂近患之未可亟去者
此也臣歷考河志洪武元年河決舊曹州自雙河口
入魚臺縣太祖高皇帝用兵梁晉間使大將軍徐達
開塌場口入於泗以通運道後因河口塞淤乃修師
家莊石佛諸閘又開濟寧州西耐牢坡接引曹鄆黃
河水以通梁晉之粟永樂九年太宗文皇帝復命刑
部侍郎金純看視河勢發河南運木丁夫開濬故道

自開封引水復入魚臺塌塲口出穀亭北十里以修
太祖時故事今所謂永通廣運二閘是也繇此言之
則魚臺乃河之故道議者偶未之考耳爲今之計欲
治魚臺之患必先治魚臺所以致患之本欲治魚臺
致患之本必委魚臺以爲受水之地蓋河之東北岸
與運道爲鄰惟有西南流一繇孫家渡出壽州一繇
渦河出懷遠一繇趙皮寨出桃源一繇梁靖口出徐
州小浮橋往年四道俱塞而以全河南奔故豐沛曹

單魚臺以次受害今不治其本而欲急除魚臺之患
臣恐魚臺之患不在豐沛必在曹單間矣然臣所以
欲暫委魚臺而不治者其說有三其策亦有三夫治
木者先正其本濬流者先導其源上源既分而下流
自殺其說一也臣初到魚臺夏麥已收新水適至被
水之鄉已爲棄地縱欲耕種須待明年今歲不治民
不大病其說二也河流既久將自成渠因而導之當
易爲力既免勞費無益之憂且無東奔西突之患其

說三也五月二十二日臣已將梁靖口開通賈魯河
六月初五日又將趙皮寨加闢深廣但魚臺之功未
完以此未敢具奏惟孫家渡雖已挑通而行水尚少
方議開濬渦河一道議者以中經祖陵未敢輕舉今
山陝巨商往來汴梁者皆繇小浮橋直汴梁靖口趙
皮寨河口舊止五十餘步今已闊一里許下流不能
容乃至漫入夏邑此二河皆上年所未有之事大約
河勢已殺十之三四然魚臺之水所以未即消者以

前人議築新隄橫亘其東無所於洩故也臣初到時
即已病之今議於新隄開設水門數處使入昭陽湖
及盛應期所挑新河出金溝留城境山庶幾西岸之
水可以少平然一時木石俱難卒辦聊以椿葦權宜
應變而已候秋水稍落之後另議興工魚臺之水雖
多然皆汎漫實未成河其趙皮寨與開封府筒瓦廂
大名府杜勝集等處相對梁靖口與曹州娘娘廟考
城縣流通集等處相對臣已預戒官夫重加捲埽乘

此魚臺之水下壅之時逼之使西南流一策也二河
既通孫家渡冬月可完雖渦河一道方在別議然以
其一出魚臺四道並行其勢已弱則所來之水反足
以濟吾運道之不足如往年河出豐沛沽頭上下諸
閘不事啓閉而舟楫通利一策也萬一溢出穀亭以
北則候其河流漸深河渠漸廣因而通塌場口故道
今永通廣運二閘俱存閘夫編設如故嘉靖六七年
間曾因大水糧運皆絀此行比與濟寧諸閘近便甚

多此可以復國初之舊又何患焉一策也夫有前三
說并此三策故臣斷然以賈讓司馬光之言爲可行
然臣私憂過計黃河變遷自古不常以臣之愚豈能
逆料於三策之中但審觀事勢爲今之計不過如此
萬一此後果如愚慮出臣前策則河有西南之漸永
無運道之虞固其上也出臣後策則借此河水之力
足資運道之利亦其次也臣才識迂疎不逮前人而
又承此久殘極弊之餘東馳西驅奔救未及伏望陛

下鑿臣愚慮察臣愚忠不棄芻言不惑流議特與密
勿大臣叅議可否使臣得以一意從事庶幾少畢犬
馬之力以報陛下知遇之恩尤望陛下少寬南顧之
憂以享和平之福臣不勝惓惓願望候命之至

吳山
治河

通考 戴公之疏實錄已載其畧在黃河二十三卷
嘉靖十一年茲以其言黃運相關之故又備錄於此

國朝黃河入運洪武元年河決曹州從雙河口入魚
臺大將軍徐達開塌場口入於泗以通運時戴村未
壩汶由坎河注海運阻故引河入塌場以濟之二十

四年河決陽武東南由陳潁入淮而故元會通河悉
淤永樂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尚書宋禮
役丁夫一十六萬五千濬會通河乃開新河自汶上
縣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九閱
月而成績侍郎金純從汴城金龍口下達塌場口經
二洪南入淮漕事定為罷海運正統十三年河決滎
陽衝張秋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
塞之弗績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役丁夫五萬八

千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塞之凡十有八月而成弘
治三年河決原武支流爲三一決封丘金龍口漫祥
符下曹濮衝張秋長隄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濫儀
封考城歸德入於宿以布政使徐恪言命侍郎白昂
役丁夫二十五萬塞之弘治五年復決金龍口潰黃
陵岡再犯張秋侍郎陳政治之弗績六年訛言沸騰
有云河不可治宜復海運有云陸運雖費餉事亦辦
朝議弗之是也乃命都御史劉大夏平江伯陳銑役

金方四庫全書
卷一百五十七
丁夫十二萬有奇一濬孫家渡口開新河導水南行
由中牟至潁川東入於淮一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
至歸德分爲二派一由宿遷小河口入淮一由亳州
渦河入淮分土命工始塞張秋二年告成自是河南
歲計河工矣正德四年河東決曹縣楊家口趨沛縣
之飛雲橋入運患之工部侍郎崔巖役丁夫四萬二
千有奇塞垂成暴漲潰之巖以憂去侍郎李鏜代之
四月弗績盜起而罷七年都御史劉愷築大隄自魏

家灣起至雙堦集亘八十餘里都御史趙璜又隄三十里續之嘉靖六年河決曹單城武楊家口梁靖口吳士舉莊衝雞鳴臺七年淤廟道口三十里都御史盛應期開趙皮寨白河諸支流殺水勢役丁夫五萬八千三月而成乃議開夏村新河役夫九萬八千四閱月朝議不一罷之八年飛雲橋之水北徙魚臺穀亭舟行閘面九年由單縣侯家林決塌塲口衝穀亭十一年十二年水竟不耗十三年廟道口淤都御史

劉天和役丁夫一十四萬三千九百九十四濬之四月始成而忽由趙皮寨向亳泗俄驟溢而東向梁靖口漸奔岔河口東出穀亭之流遂絕運河淤二洪阻涸秋冬忽自河南夏邑縣太丘四村諸集攻開數口轉向東北流經蕭縣城之南仍出徐州小浮橋下濟二洪趙皮寨俄塞十九年決野雞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二洪大涸兵部侍郎王以旂開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濟洪役丁夫七萬有奇八月而成尋淤

二十六年決曹縣衝穀亭運河不淤三十二年決房
村約淤三十里都御史曾鈞役丁夫五萬六千有奇
濬之二月而成三十七年新集淤七月忽向東北衝
成大河而新集河由曹縣循夏邑丁家道司家道出
蕭縣薊門由小浮橋入洪七月淤凡二百五十餘里
趨東北段家口析爲六股曰大溜溝小溜溝秦溝濁
河胭脂溝飛雲橋俱由運河至徐洪又分一股由碭
山堅城集下郭貫樓又析五小股爲龍溝母河梁樓

溝楊氏溝胡店溝亦由小浮橋會徐洪河分爲十一
流遂不淤然分多則水力弱水力弱則併淤之幾也
四十四年七月河果大淤郭貫樓淤平全河逆行自
沙河至徐州俱入北股至曹縣崇朴集而下北向分
二股內南之一遶沛縣戚山徐州楊家集入秦溝至
徐州北一遶豐縣華山北又分二股南之一自華山
東馬村集漫入秦溝接大小溜溝泛濫入運河達徐
北一大股自華山向東北由三教堂出飛雲橋而又

分十三股或橫截或逆流入漕河至湖陵城口漫散
湖坡達徐從沙河至二洪浩渺無際而河變極矣八
月少保尚書朱衡乃請開盛應期新河濬留城舊河
同都御史潘季馴開新河自南陽達留城一百四十
一里有奇濬舊河自留城達境山五十三里有奇役
丁夫九萬一千八閱月而成七月河復決沛縣衝運
河而運河亦由湖陵城口入湖坡九月馬家橋隄成
水始南趨秦溝冬沛流遂斷隆慶元年正月河南衝

濁河鷄爪溝入洪二年專由秦溝入洪而河南北諸
支河悉併流秦溝三年四年河大漲徐州上下悉爲
巨浸舟行梁山之麓而茶城至呂梁兩崖爲山所束
不得下又不得決五年乃自雙溝而下北決油房口
曹家口青羊口南決關家口曲頭集口馬家淺口閻
家口張擺渡口王家口房家口白浪淺口凡十一口
枝流既散幹流遂微乃淤自匙頭灣八十里而河變
又極矣議者欲棄幹河而行舟於曲頭集大枝間冬

初水落則幹已平沙而枝復阻淺損漕舟千有奇則
又議棄黃河運而膠河泲河海運紛沓焉莫可歸一
都御史潘季馴乃役丁夫五萬開匙頭灣僅僅一溝
遂塞十一口併衝口溝大疏濬而八十里之故道漸
復明年議大隄兩崖北隄起磨臍溝迄邳州之直河
南隄起離林鋪迄宿遷之小河口六年二月少保尚
書朱衡兵部侍郎萬恭至悉罷膠泲之議而一意事
徐邳河役丁夫五萬有奇分工畫地而築之夏四月

兩隄成各延袤三百七十里始列鋪布夫議修守如
河南山東黃河例河乃安運通萬歷元年運又大通
議始定夫黃河有幹有枝嘉靖四十四年以前析十
一枝上流而復歸於徐州之幹河故幹通而枝淤隆
慶五年以前析十一枝上決而不歸於邳州之幹河
故枝通而幹淤若植木焉枝榮則幹瘁幹榮則枝瘁
與其瘁幹孰若瘁枝治河者與其枝通孰若幹通故
黃河合流防守爲難然運之利也國家全藉河運往

事鏡之何嘗一年廢修守哉或者欲分河以苟免修
守之勞而不欲事隄以永圖餉道之利又不虞河分
之易淤隄廢之易決其未達祖宗之所以事河與河
之所以利運者歟

治水筌蹄

河兼漕而專言河者何防河所以治漕也河者漕之
藉也然則古之防河也避其害今之防河也資其利
乎曰唯唯否否漕之藉河禹貢以來有之匪自今也
禹畫九州冀爲都會河流碣石以入于海充浮濟潔

青浮汶濟徐浮淮泗揚浮江漢豫浮于洛梁浮潛沔
以入于渭雍浮積石至于龍門未有不通於河者也
漢唐皆都關中漢漕山東粟百萬更砥柱之險以達
於渭唐漕江淮之粟由汴入河由河入洛以達于渭
亦未嘗不藉于河也獨今日哉

于慎行河防一覽序

太常卿余毅中全河說云洪惟我國家定鼎北燕轉
漕吳楚其治河也匪直祛其害而復資其利故較之
往代爲最難然通漕於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於

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
即以治海故較之往代亦最利邇歲以來委寄靡專
論議滋起于是有以決口爲不必塞而且欲就決爲
漕者不知水分勢緩沙停漕淤雖有旁決將安用之
無論沮洳難舟田廬咸沼也是索途于冥者也又有
以縷隄爲足恃而疑遙隄之無益者不知河挾萬流
湍激異甚隄近則逼迫難容隄遠則容蓄寬廣謂縷
不如遙是貯斛于孟者也又有謂海口淺墊須別鑿

一口者不知非海口不能容二瀆乃二瀆失其注海之本體耳使二瀆仍復故流則海口必復故額若人力所開豈能幾舊口萬分之一別鑿之說是穿咽于魯者也又有謂高堰築則泗州溢而欲任淮東注者不知堰築而後淮口通淮口通而後入海順欲拯泗患而訾堰工是求前于却者也它如絕流而挑方舟而濬疏渠以殺流引洫以灌溉襲虛舊之談而惜時宜之窳者紛紛藉藉載道盈廷至于釣奇之士則又

欲舍其舊而新是圖于是有泐膠睢三河之說焉不知既治河而又別治漕是以財委壑也又有興復海運之說焉不知歲用民賦而又歲用民命是以民委壑也嗟嗟謀室于路則三年靡成回車于岐則千里坐失又何惑乎漕幾成陸而民胥爲魚耶然諸爲前議者豈故好是鑿且奇哉總之不達于水可攻水之理耳蓋黃河之性合則流急分則流緩急則蕩滌而疏通緩則停滯而淤塞故以人力治之則逆而難以

水力治之則順而易今太子少保潘公屢膺河寄洞
炤委源才諳精誠並稱絕世爰偕故右都御史江公
決筴上請事悉具兩河經畧疏中大都盡塞諸決則
水力合矣寬築隄坊則衡決杜矣多設減壩則遙隄
固矣并隄歸仁則黃不及泗矣築高堰復閘壩則淮
不東注矣隄柳浦繕西橋則黃不南侵矣修寶應之
隄濬揚儀之淺則湖捍而渠通矣故自告竣以來河
身益深而河之赴海也急淮口益深而淮之合河也

急河淮併力以推滌海淤而海口之宣洩二瀆也急
用是河嘗秋漲而涯畛屹然淮嘗夏溢而消耗甚速
貢賦舳艫若履枕席轉徙子遺寢綠南畝蓋借水攻
沙之效已較然顯白矣若謂水循于分湧于合恐其
合而湧也則隄址既遙而奔騰可恣是寓分於合矣
若謂胡不用濬而純用築也則築堅而水自合水合
而河自深是藏濬于築矣若謂胡不使黃淮分背而
乃使淮助河勢河扼淮勢也則合流之後海即大關

蓋河不決固自深得淮羽翼則益深是用淮于河矣
若謂河決爲天數不可以人力彊塞故曰故道難復
也然既塞之後河即安瀾是全天于人矣若謂胡不
創開一渠而拘拘膠柱爲也則二百年地紀之故道
天儲之懿規本無庸創而自今復之是兼創于守矣
若謂閘壩之復行李稍滯然河渠既奠而行李益通
何便如之是含速于滯矣記禮者謂其數可陳也其
義難知也治河之事良亦類此是故排河淮非難而

排天下之異議難合河淮非難而合天下之人情難
史遷氏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則曰甚哉人情之
為利害也故今日之功非當事大臣暨余等諸臣之
功皆聖明之功也蓋知河固難而知知河之人尤難
知知河之人固難而任知河之人尤難語曰千夫輿
瓢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
也使非聖明之併合河漕而事權歸一也其何能功
繫騏驥之足則難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則難望其

必敵使非聖明之寬假便宜而不從中制也其何能
功蜚蝗蔽天則農稷不能善稼奔駟曳轍則王造亦
廢馳驅使非聖明之不惑浮言而私撓必黜也其何
能功千仞而坡則牧豎陵其阜數尺而峭則樓季不
敢踰使非聖明之嚴懲墮窳而凜莫可干也其何能
功空柯無刃則公輸不能以斲虛蒿乏粒則易牙不
能以炊使非聖明之破格折允而大費不愆也其何
能功張鵠以行賞然後人固不射計程以齊足然後

人固不奔使非聖明之綜覈明允而微勞必錄也其
何能功昔晉富平津河橋之成武帝謂杜預曰非卿
此橋不立預曰非陛下聖明不成今日之功良亦類
此善乎部疏有云其本在明良之相遇其機在賞罰
之必行真識體之論哉後之治河者其尚仰體君相
任人圖治之心俯答河臣嘔心腐舌之意相與踵而
行之期于勿壞勿以事既即安而玩愒勿以功非已
出而更張如周郊之有陳畢終始協心如漢法之有

蕭曹寧一作頌如此則漕河之允翕當與國家億萬年靈長之祚同垂罔極也斯豈非國家甚盛隆事哉斯豈非國家甚盛隆事哉余謹不嫌侈大贅筆于簡

作左契焉

河防一覽 毅中字子執
銅陵人萬歷甲戌進士

嘗謂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施其疏築之功必先求古人已試之效而後可倣其平成之業黃水自崑崙入徐邳歷桃宿至清口會淮而東入於海淮水自桐栢入鳳睢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

入于海此兩河之故道即河水自然之性也故元歲
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國朝永樂
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為運道淮
以南自山陽起至瓜儀計三百餘里淮以北自清河
起至徐州計六百餘里又四十里而至鎮口矣糧艘
一入鎮口則運事可冀保全自古餉道之便無逾於
此此平江陳公獨為注念而矢謀以裨國計者也方
其始事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隄以

捍之自新莊鎮起至越城止計一萬八千一十八丈
橫亘西南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
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
山至柳浦灣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尤慮河水自閘
衝入不免泥淤也故嚴啟閉之禁止許漕艘鮮船由
閘出入匙鑰掌之都漕五日發籌一放而官民船隻
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賴民到于今
受其賜此古人已試之良規也爲今之計惟在修復

平江之故業而隨時斟酌之可也宋儒朱子有言禹之治水只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自消由斯以譚欲得上流之沛達必先下流之疏通明矣試自興鹽逸東擇其便利之所如白塗河石碓口廖家港等處條為數河分門出海然後從下流而上將高郵北界開清水潭寶應南界開子嬰溝山陽東北開涇河口濬其壅淤闢其窄隘使河深廣中有所受下有所洩而餘水易達於海則興鹽泰之水有

所歸宿而高寶之水次第東行矣如是則汜光諸湖可令虛腹而武墩周橋高澗之水容納有地矣倘慮西來水多一時宣洩不及再於瓜洲十壩開十閘口儀真五壩開五閘口灣頭閘旁增置一壩令入通泰鹽河則分洩之路既多潰決之患可免即使伏秋暴漲不能爲災自淮以南之運道可永保其無虞也傳曰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釋者曰地中兩崖之間也由斯以觀則河水之行非汜溢四出明矣試將

戎家口新衝口黃堦口義安山口盡行堵築使全河
之水悉歸故道或如萬歷二十五年故事引水從小
浮橋入正河則水合力強積沙自去河不濬而深矣
如慮霪雨爲滂黃水溢決除崔鎮徐昇季太三義減
水壩四道外另於呂梁上洪之磨臍溝桃源之陵城
清河之安娘城增建減水壩三座如水高於壩任其
宣洩水與壩平任其停蓄則下流疏通上流利達不
惟兩隄可保而正河亦無壅淤自淮以北之運道可

永保其無虞也議者謂河水溢決病在兩隄束水太急勢乃中潰故古之治水惟曰疏曰淪曰排曰決未聞築隄而反障之也殊不知古之治河者去民之害而止故可疏可淪可排可決隨勢利導不與水爭今且資之以爲利一則環帶陵寢一則灌輸漕餉而民生又其次也治之者去其害且虞併去其利留其利又虞併留其害利與害相倚去與留相持展轉圖維求爲良策乃興築隄之議蓋築隄所以束水束水所

以刷沙計無善于此者若散漫無制任其所之則潰
敗決裂茫無下手而于祖陵運道民生胥失之矣嗟
嗟遙縷二隄之設先臣卓有深見非可易視之也自
徐抵淮兩隄相望蜿蜒綿亘勢如長山挾河中行即
使異常泛漲縷隄不支而溢至遙隄勢力淺緩容蓄
寬舒必復歸漕不能潰出譬之重門待暴則暴必難
侵增壘禦寒則寒不能入自然之勢也故在遙隄之
內則運渠可無淺阻在遙隄之外田廬亦免滄沒雖

不能保河水之不溢而能保其必不奪河固不能保
縷隄之無虞而能保其至遙隄即止嘗考弘治以前
張秋屢塞屢決先任都御史劉公大夏將黃陵岡一
帶增築太行隄一道而張秋之患遂息此其已試之
明驗也頻年以來無日不以繕隄爲事亦無日不以
決隄爲害何哉卑薄而不能支也迫近而不能容也
雜浮沙而不能久也隄之制未備耳議者不咎制之
未備而咎築隄者之爲下策豈得爲通論哉築隄之

法必真土而勿襍浮沙必高厚而勿省工力必讓遠而不與爭地斯隄於是乎可固也議者又謂泗陵水滄谷在高堰遂上疏極言堰之爲害欲盡撤高堰而後可殊不知高堰一去淮水南注峻若建瓴山陽高寶以下盡爲池沼且淮水大洩力不能控黃萬一黃躡其後與之俱南不惟運道既傷而祖陵合襟王氣亦從此大損矣然則堰亦何負於治河者而諄諄欲去之耶况一堰之間三開溝澗自足洩水其與拆堰

同也發言者特未之思耳議者謂黃不兩行黃壩新河之開得非添足之蛇乎余曰不然當祖陵滄浸之時天威震赫臣下憂危總河楊公一時分黃洩水使淮水通流而泗水尋即消滅總之急君父之難而他非所計也今黃水從新河行者若湍急如初由清口出者猶安然如故則運道原不相妨無容別議若清口日漸淺澀而新河浩蕩奔騰則有奪正改移之勢前議鮑王決口建立閘座似不可已運船從此入口

轉入新河以就正道此總河公初意也若新河勢緩
土淤則止建一減水壩以備滿溢不必重濬復費工
力也凡此皆黃淮之大較運道之坦途亦治兩河者
之要法其他如儀真東關等淺歷石人頭揚子橋三
汊河直抵高廟止一帶運河淤淺寶應一帶湖隄圯
壞黃浦決口高堰隄埂均應修理清江浦長隄卑薄
柳浦灣至高嶺舊隄塌損桃清邳宿兩岸遙縷二隄
時加修築或葺舊工或舛新址或因高阜或填窪下

一一次第舉之則運道通行自垂永利此在當事者
臨時區畫隨地制宜非搦管者所能殫述也張兆元
曰當今運道其藉力淮黃二瀆不淺矣若令黃不旁
決則衝漕力專淮不旁決則會黃力專淮黃既合則
控海力專河不必闢而沙自刷海不必濬而水自深
此正以水治水行所無事之智也雖神禹復起不易

吾言矣

張兆元兩河指掌

行水金鑑卷一百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一百五十八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兩河總說

我朝黃河之役比之漢唐以後不同逆河之性挽之
東南行以濟漕運故河患時時有之自海運既罷中
灤運又罷專出邦溝入淮沂河以達會通河故河水
不得如禹貢故道入北海而河之東南行者又分數

道蓋自經汴以來支流益演南出二道皆徑入淮東南出一道東出五道皆入漕河并入於淮乘淮入海今數道皆塞止存沛縣一道河流大而所受狹不能容勢必橫溢而決決而東南有山限閼爲禍不大決而東北非東昌則河間等處故往歲張秋潰決運道不通宋時澶州一決灌壞州縣數十爲禍不小況今之防河自底柱而下行於平地既防決大名又防決臨清又防決濟寧又防決徐州又防決潁壽以犯鳳

陽又欲遏其流不南出不北走循我運道而接江淮之舟此其計誠難也今河南修河之役盡民力竭民財矣隄密於田畔地破於潰瓜及今不處禍未已也爲今之計盛都御史新河之役不可全謂其無功也顧其喜功無漸程役太嚴又忤安仁遂爾中止今猶可復也或於汴西濬孫家渡一道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二道正東出徐州小浮橋溜溝二道擇濬一道以少殺其勢少分其流可也或修武城以南廢堤以

防豐沛漫流或修築沛北廟道口堤以防新決河口可也或講求海運之法即不能如國初婁淞開洋歷大洋之險宜考禹貢碣石入河沿江入海海運之說及秦時起瑯琊負海之郡之說唐人雲帆遼海糯稻東吳之說或於淮口入海遶出登萊大洋經海倉昌邑海豐以至天津可也或云登萊外洋有白蓬頭水有官綠大洋黑水大洋又有礁石之險則由淮之清口入海遶出東陬山風帆一日夜可達青州安東衛

篙師舵工皆安東人商賈時時往來由安東衛風帆三日可達膠州其間惟石白島唐島二山頗大而險今私舶往來遶出山後未嘗有覆沒者既至膠州入新河可二百四十里至海倉復入海新河者即膠水也東爲膠東西即膠西也相傳勝國時亦嘗濬此以避東海數千里之險者蓋膠之東南出即墨鰲山成山折而西出登州北海始達海倉不若由膠河之爲便易也又自海倉一夜便可到天津蓋相去三百里

今天津海倉間人販易載小艇乘月夜往來也所謂
新河者原出高密界中大水泊南北分流南新河流
入南海北新河流入北海雖出高密亦由諸野川澗
合流始大夏秋爲甚南至膠州東界北即海倉廵司
海倉有大舟載米麥可三五百石意即古者運青萊
之粟由海入薊之處也自海倉至天津海濱更無山
陵之險如昌邑濰縣壽光樂安博興濱州利津海豐
蒲臺陽信鹽山慶雲滄州迤東皆平行斥鹵之地可

見矣河北有警臨清濟寧可憂也淮西北有警清口
豐沛可憂也江北有警邗溝上下可憂也故海運之
說亦不可不預爲之計正統頗森之難喜寧道之據
臨清正德劉齊之亂運船煨燼者五六千艘此往事
明徵今直恬然謂無事耳憂國者宜有先事之防矣

鄭曉吾學編餘 是又一丘文莊海運之利之
說也隆萬泰天以至明亡言新河者皆本此

從古治水稱神禹禹治水首黃河黃河自崑崙發源
萬里而來禹導之自積石龍門蓋特遡其流入中國

之始以爲肇端後人必追窮河源好博矣而不適於用故論禹治水導河斷自龍門積石始河從積石東北而南計三千里至龍門爲西河龍門在冀州呂梁山石勢崇竦其流激震禹治其北鑿龍門分殺其勢西因其迴流之性而導之又南而至華陰在陝之華陰縣自南而東至底柱在河南陝州之三門山又東經孟津河南府孟津縣過洛汭鞏縣至於大伾爲大名府濬縣臨河之山北過泲水爲真定冀州北枯降

渠至於大陸屬中山郡今真定邢趙深三州之地北
分其勢播爲九河復同聚一處而爲逆河逆迎也蓋
迎之以入於海簡潔一水九河其一則河之經流也
徒駭等八河故道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光慶雲獻
縣山東平原海豐曲寧津吳橋南皮諸處直達東海
是爲禹之故道禹之載河高地以入海蓋自河陰始
河陰以西之故道終古不失以東入海之故道後世
一失從此泛濫南下四出於冀豫兗徐之區其勢不

可勝窮矣周定王五年河徙矜礫始失故道漢文帝時決酸棗東潰金堤在河南延津滎陽諸縣至大名清豐一帶延亘千里武帝時溢平原屬德州徙頓丘今清豐縣又決濮陽瓠子口開河界注鉅野屬濟寧州即大野通淮泗蓋河始與淮通尚未入淮也元帝時決館陶舊屬大名今屬臨清又決清河靈鳴犢口今高唐州舊屬清河郡成帝時決東郡金堤決平原溢渤海清河高唐州一帶信都今冀州界唐元宗時

決博州今東昌溢魏州今大名冀州五代時決鄆州
今鄆城縣博之揚劉今東平之東阿縣揚劉鎮滑之
魚池宋太祖時決東平之竹村開封之陽武大名之
靈河澶淵太宗時決溫縣滎澤頓丘泛於澶濮曹濟
諸州東南流至彭城界即今徐州入於淮自此爲河
入淮之始真宗時決鄆及武定州尋溢滑澶濮曹鄆
諸州邑浮於徐濟而東入淮仁宗時決開州館陶神
宗時決冀州棗强大名州邑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

合北清河以入海南渡後河上流諸郡爲金所據獨
受河患其亡也始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南直
壽亳蒙城懷遠之間元初決衛輝之新鄉開封之陽
武杞縣之蒲口滎澤之塔海莊歸德封丘諸界其時
專議疏塞而已自至元二十六年開會通河以通運
道而河遂與運相終始矣蓋至元以前河自爲河治
之猶易至元以後河即兼運治河必先保運故治之
較難至正初河決白茅金堤等處瀕河郡邑皆罹水

患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
兩漕司鹽場用都漕運使賈魯言挽河使東行以復
故道五月功成命翰林學士歐陽玄製平河碑文並
作河防記略其法制工用爲世取法明洪武元年河
決曹州雙河口二十五年河決原武會通河淤河自
洪武中決陽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
經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故道遂淤至永
樂時歲爲決徙修築隄防民困國敝至九年決益甚

議濬黃河故道尚書宋禮加濬會通河用老人白英計改從南旺分水遏汶北合漳衛遏泗南入沂淮其北道魏家灣與土河相連開二小河以洩之有溝渠於衛東北岸通黃河可直至海豐者如舊其南道在南旺之北者開新河自汶上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以免陸運之艱侍郎金純導河支流從汴城金龍口至塌場仍合會通河以入淮漕事定於是運必借黃欲通運不得不先治黃也正統

十三年河決新城八柳樹漫流山東經曹濮衝張秋
潰沙灣東堤奪濟汶入海路以去諸水俱洩壞民廬
無筭景泰三年又大決沙灣近河地皆沒翰林侍講
徐有貞承命以都御史往治之作制水之閘疏水之
渠而河流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水遂不東衝沙灣
更北出而濟漕渠之涸弘治三年決陽武河自原武
中年分流爲三其大者切近汴堤西北隅合沁河泛
陽武封丘祥符陳留杞縣蘭陽儀封考城曹縣寧睢

歸虞永夏碣蕭而下徐淮其次者橫流封丘之于家
集決孫家口漫長垣曹濮鄆城陽穀壽張東昌至臨
清下衛河延患於德滄與青縣靜海天津始入於海
又其次者自中牟南下尉氏雖稍成川不通舟楫至
其故道自汴城西南杏花營入渦河者則淤澱矣侍
郎白昂治之河倏北徙去汴城三十里金龍決口自
淤昂乃築北堤以防張秋之衝激衛諸郡之泛濫蕩
南河自原武中年下南頓至潁州由塗山達於鳳陽

故道合淮以入海又於東平州戴家廟及德州之南
一帶多鑿裏河每河口各建減水閘以節運河之水
盈則洩之海而東兗德滄之患紓縮則蓄之河而漕
艘商舶之行利隨河修堤二千餘里隨堤植柳百萬
餘株又濬萊蕪諸泉二百八十餘處以濟漕河南塞
決口三十六疏月河十餘使由河入汴汴入睢睢入
泗泗入淮以達於海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
容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自東平北至

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弘治五年決張秋入漕河與汶水合僉都御史劉大夏治之謂宜疏治上流黃陵岡孫家渡口方興而復決張秋東堤百丈漕舟一經決口挽力數倍稍失手輒覆溺時訛言沸騰疑河不可治應復元海運大夏於西岸稍南鑿月河長三里許引舟次第以濟歲運不失及冬水落始為塞決計乃親行相視潰決之源於孫家渡口開七十餘里濬祥符四府營淤河二

十餘里以達淮疏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縣糧道
口出徐州運河支流既分水勢漸殺爲築兩長堤感
水南下由徐淮故道自武陵屬之碭沛凡三百六十
里曰太行堤自金龍口起于家店及銅瓦箱東橋抵
小宋渠凡百六十里曰新堤又以兩堤綿遠河或失
守必復至張秋爲漕患相地於舊決之南一里許為
減水壩以殺衝鬻自春徂夏張秋之決塞賜名安平
鎮九年考城縣境東來水勢徑衝賈魯河曹縣梁靖

口水溢大堤遂於賈魯河東岸築小隄以護之正德
四年河決曹單八年復決黃陵岡嘉靖六年決曹單
城武楊家口衝雞鳴臺阻運尤甚下廷臣議刑部尚
書胡世寧疏言河自經汴以來新舊分疏六道皆入
漕河而總南入於淮今聞諸道皆塞止存沛縣一道
當因故道而分疏之若運道則宜於昭陽湖東岸獨
山新安社等處擇其土堅無石之處另開新河一道
南接留城北接沙河口二處舊河應止百四十里隔

出昭陽湖在外以爲河流漫散之區是則所謂不與水爭地者七年後決徐沛漕渠不通詔舉才幹大臣治之衆推御史盛應期奉命單車就道親詣相度乃請疏趙皮寨以殺河勢蕙之亳泗歸宿以入淮別開昭陽湖左新渠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垂成謗興詔罷役奪職嘉靖十二年河決亳泗歸宿等處淤濟寧至徐沛數百里運道命劉天和督浚時議紛紜或謂引黃河便或謂浚漕河便天和躬親相度自趙皮寨

東流故道淤一百二十餘里而至梁靖又自梁靖岔
河口東流故道淤二百七十餘里始至穀亭遂定計
用浚河扒浚南旺淤淺以免盤剝築曹單長堤以防
衝決植柳株以護堤岸浚月河以備霖潦建減水閘
以司蓄洩置順水壩以束漫流運道暫復十九年決
睢州野雞岡經渦入淮二洪大涸命侍郎王以旂督
理以旂特言所資河者以濟運也河今南徙第疏山
東諸泉入之洪沛以南障之堤如會通河制運即通

矣於是開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濟洪八月而
成三十一年決房村三十七年河北徙新集淤而爲
陸者二百五十餘里視故道高三丈有奇河分流弱
離為十一河南山東徐邳皆苦之四十四年河決以
南京刑部尚書朱衡僉都御史潘季馴協治之既至
舟行樹杪力無所施得鄒縣章時鸞新渠規度遂開
新渠舊渠之東湖曰昭陽河從西來匯之其勢遂絕
渠而左故舊渠不可復而新渠在湖之東河即橫決

得湖而止乃決策往廬於河畔撫循十萬衆與同甘
苦明年新渠成南陽至留城百四十里疏舊渠留城
至境山五十三里隆慶元年開廣秦溝以通運道先
是河決沛縣議者欲復古道從事於新集郭貫樓諸
處上源衡言上源之議可罷惟廣開秦溝使下流通
行修築長堤以防奔潰乃鑿舊渠深廣之爲閘八減
水閘二十壩十二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石堤三
十里旱則資以濟漕潦則洩之昭陽湖運道盡通是

名夏鎮河於是河專由秦溝入洪夏五月山水驟漲
衝坍薛河石壩壞糧艘議復譁然給諫吳時來言舊
河不必議惟新河所受上源山水宜亟疏濬仍詔衡
區處遂經理挑築薛河沙河各支河堤壩以資蓄洩
運道俱由新河矣隆慶三年河水溢自清河抵淮安
城西淤者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
餘寶應湖堤崩壞山東莒郟諸處水溢從沂河直河
入邳州山東巡撫洪朝選疏言黃河出口之處必多

然後可容其萬里遠來之勢請開支河以爲宣洩利
導之方四年河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
口淤百八十里溺死漕卒千人失米二十餘萬石總
督翁大立言邇來黃河之患不在河南山東豐沛而
專在徐邳故先欲開泇口河以遠河勢開蕭縣河以
殺河流詔令大立躬自相度條其利害以聞復上疏
言治邳河闕阻之策有三一開泇河一就新衝一復
古道五年河決雙溝北決油房曹家青羊諸口南決

關家曲頭集馬家淺閤家張擺渡王家房家白浪淺
諸口凡十一枝流既散幹流遂微乃淤自匙頭灣八
十里而河變又極矣議者欲棄幹河而行舟於曲頭
集大枝間冬初水落則幹已平沙而枝復阻淺遂欲
棄黃河運而紛紛及於膠河洳河海運乃復起潘季
馴開匙頭灣塞十二口大疏八十里故道漸復已而
以漕舟壞被劾去六年河決邳州運道阻朱衡於茶
城南北築兩隄以防河水之出入北隄自磨臍溝迄

邳州之直河南堤自離林鋪迄宿遷之小河口各延
袤三百七十里運艘束於河流設軍民守之河流乃
安萬歷元年黃河水平先是運道多梗戶科賈三近
小試海運至山東即墨縣福島異常風雨壞糧船七
隻哨船三隻漂沒糧米五千石淹死運丁五名隨罷
海運專行河運二年黃河沙淤海口決房村傅希摯
議開泇河不果行三年河從崔鎮等口北決淮從高
家堰東決徐邳以下至淮南北漂沒千里總漕吳桂

芳上言淮揚洪潦萬民號泣蓋由濱海汙港歲久道
堙入海惟恃雲梯一徑至海擁橫流盡成泥溢鹽安
高寶遂不可收拾矣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急
民故朝廷設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請另設一官
專疏海道講求捷徑如草灣及老黃河皆趣海不必
專事雲梯爲便又上言今日之河雲梯關塞而不通
高家堰通而不塞兩者爲病蓋高堰決則淮水東黃
水隨躡其後清口塞而堰內皆住址陸地其洩不及

清口之半故泗州之水并聚矣塞高堰所以通清口而洩泗州之水也又高堰塞黃浦上游則黃浦之工自易黃浦既塞則興寶鹽城田地盡出自茲兩河橫流涓滴皆由正道千里之內民業可安海口河身日見深刷亦可免壅潰之患矣六年復起潘季馴時高堰崔鎮決口猶然未塞運道沮梗議者謂諸缺口當勿塞別開支河殺水而浚海口以通之季馴則謂海口潮汐往來隨浚而亦隨淤惟導河以歸之海則導

河即以浚海而導河未易以人力惟慎固隄防使無
旁決水入地益深則治防即以導河也若令河決土
流固宜用疏今下流之決但欲其疾赴海而害祛豈
必疏哉於是築堤堰自徐抵淮六百餘里南北兩堤
淮水畢趨清口會大河入海二口不浚得通十五年
命張居敬踏勘黃河時河漫流開封封丘縣及東明
長垣等處禮科王士性言宜復河故道居敬謂故道
難復議開柴家營支河尋諸決口皆塞而淤者復疏

十六年復起潘季馴督理河道十九年泗州大水淮
水泛起高於城溺人無算季馴上言人欲棄舊為新
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支分以殺其勢臣謂濁流
必不可分霖雨水漲久當自消季馴三仕三已一以
求故道築堤束水偕水衝沙為主是年有條議河道
疏一放水淤平內地一接築遙堤一增支渠大堤一
增砌石堤一浚河避湖諸事並於運道民生有利二
十三年泗水為患總河楊一魁疏言分黃導淮明年

開桃源黃壩新河自黃家背起至五港灌口止分洩
黃水入海以抑黃強闢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涇河
閘洩淮水由永濟河達涇河下射陽湖入海又建高
良澗減水石閘子嬰溝周家橋減水石閘洩淮水一
由岔河下涇一由草子湖寶應湖下子嬰溝俱通廣
洋湖入海二十五年河大決單縣之黃堍口溢於夏
邑永城經宿之符離橋出宿遷新河口入大河二洪
告涸楊一魁大挑李吉口以挽黃流謂黃堍口深淵

難塞議浚小浮橋築小河口功成東利運尋久旱運
河澀而河又決義安東壩一魁乃議浚黃堦口及上
歸灣活觜以受黃水救小浮橋泗上之涸因繪河圖
上言謂小浮橋股引之水李吉言未斷之流已足濟
運以汶泗沂兗之水建閘節宣運道自裕何必殫力
決塞以回全河而用之哉三十年于黃家口漲衝魚
單豐沛三十一年特用李化龍徧行淮徐鳳泗間得
前所開泗河遺跡喟然興歎遂專力浚成之於是運

艘通行昔稱過洪今稱過淮爲出險矣按開泇之議始自隆慶年間中丞翁大立萬歷三年中丞傅希摯建議詳明未得允行二十年中丞舒應龍於韓家莊引湖水注之泇始啓厥緒二十六年中丞劉東星鑿侯家灣梁城通泇口遂可行舟然總未能通達至是始共贊成出奇道以避至險迄今運道無阻開泇之功蓋亦偉哉然東南之漕自清江浦出口由清河溯桃源經宿遷從董溝口入駱馬湖而抵泇河尚有一

百八十里假道於黃河雖河伯安瀾不受其害不可謂非黃與運究相終始也然則治黃者固先保運而利運者不尤急於治黃也哉天啓六年總河李從心以運舟過宿遷淺劉口磨兒莊等處一船挽拽夫以百計一夫工費動以數錢窮旗典鬻以償官夫人力與水爭衡篋纜中斷前船橫下後船互相磕撞官儲民命須臾歸之逝波風急浪高竟日不能移一舟前阻後壓千艘等待乃自馬頰口起下至陳瑤溝止另

挑一河計程六十七里運船改從陳口諸溜遠避公
私幫拽之費遂省漂蕩磕撞之虞亦遂以杜崇禎八
年駱馬湖淤泐河運道中阻總河劉榮嗣自宿遷至
徐州別鑿新河分黃水注之通運計二百餘里費五
十萬其鑿處皆河故道尺許下皆沙挑掘成河沙落
河坎數四引黃水注之沙隨水下爲淺爲澀明年漕
至駱馬湖之淤適平仍專行泐河榮嗣被逮然駱馬
湖間淤此河亦可行舟其功不容盡泯 漕運一河

洳河以南勢不得不借黃以達淮而閘河以內苟一
近黃未有不受其害者故避之務遠防之務至即使
黃流水大不得已爲減水之策亦宜疏之使南不宜
逼之使北也運河經宿遷入董家口由駱馬湖進洳
河此開洳後初制也後因淺劉口磨兒莊等諸溜水
急壞舟改從陳家口進駱馬湖及至駱馬湖淤劉榮
嗣遂有別鑿新河之舉而究無成功是駱馬湖乃必
經之要路也邇年黃河身高黃水倒灌駱馬湖每至

淤淺議者必將別開一河以達泃河始得避駱馬之
淤恒謂莫若即於駱馬湖東岸近馬陵山脚隔出一
河設閘以司啓閉使黃水之沙不得倒灌而入則永
久可無淺淤之患但恐需費浩繁猶之泃河未成之
先格而難行耳并識臆見以備采擇

山東全河備考

行水金鑑卷一百五十八